

公孫宇 著

中

江湖三六指



公孫宇著

江湖三十六指

中

花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目 录

第 一 章	惊闻恶噩.....	(1)
第 二 章	世事更迭.....	(33)
第 三 章	奸人险恶.....	(59)
第 四 章	暗藏心机.....	(91)
第 五 章	蛛丝马迹.....	(116)
第 六 章	毁尸灭迹.....	(149)
第 七 章	设计引狼.....	(178)
第 八 章	鬼使神差.....	(208)
第 九 章	意料之外.....	(247)
第 十 章	初见端倪.....	(283)
第十一章	布置罗网.....	(319)
第十二章	风流陷阱.....	(357)
第十三章	疑云层层.....	(397)
第十四章	莫测高深.....	(438)
第十五章	桶破水流.....	(475)
第十六章	明枪暗箭.....	(520)
第十七章	若情若仇.....	(563)
第十八章	惨绝人寰.....	(604)
第十九章	趁机反击.....	(645)

第二十章	大惊失色.....	(687)
第二十一章	恩将仇报.....	(731)
第二十二章	又起风波.....	(776)
第二十三章	心术不正.....	(809)
第二十四章	平分秋色.....	(851)
第二十五章	龙争虎斗.....	(894)
第二十六章	死有余辜.....	(936)
第二十七章	自食恶果.....	(975)
第二十八章	险遭不测.....	(1021)

第十一章 布置罗网

张庆贵笑着道：

“在下武功很杂，十八般兵器都能来上一点，不过最拿手的还是双钩！”

易绍萌不耐烦地道：“钩就钩吧！快把兵器抬出来！”

张庆贵道：“这可不行，在下轻易不动用双钩，必须事前检查一下才能放心！”

易绍萌叫道：“双钩有什么可检查的？”

张庆贵微笑道：

“如果这对双钩一直佩带在身边，自然不必检查，可是在下事前没想到会有出手的机会，所以留放在居处，不久之前才命人去拿取，东西经过第二者之手，可能就会改了样，在下一定要详细检查才能放心！”

他的语气，好像已经知道孙纯福之败是由于暗中之故，脸上一红道：

“你出来参加比武，怎么不把贴身兵器带来？”

张庆贵道：

“因为前面两位都是名盛一时的高人，张某排在第三，没有想到能有机会出场，即使是小姐自己，恐怕也没想到能闯过前面两关吧？”

易绍萌连连地催促道：“去就去吧！少罗嗦！”

张庆贵含笑拱手道：“小姐只要稍待片刻，在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说完佝偻着身子，慢慢回到帐中去了，几个负责清场的人也把虎笼与石担抬了出去。

易绍萌低声问沈有乔道：“你为什么禁止我搏虎？”

沈有乔道：

“我看那两头猛虎在笼中来回逡巡，神态十分不安，好像是事先服过刺激的药物，一旦脱笼之后，野性发作起来，恐怕不易对付！”

易绍萌道：“我不相信连一头病猫都对付不了！”

沈有乔道：

“小姐也许不在乎，可是猛虎出柙之后，不奔向小姐，反而向别的人攻击呢？”

易绍萌道：“虎是他们带来的，出了事由他们负责！”

沈有乔一笑道：“伤了别人还好说，伤了不会武功的格格，问题就严重了！”

易绍萌道：“格格有那么多的人在保护她，还怕会被虎所伤？”

沈有乔笑道：

“猛虎一跃七八丈，动作迅速，性情凶猛， 物，一下子杀不死它，人再多也挡不住，即使它伤不到格格，吓着了它，我们也难以卸责，亲王是把她交给我们保护的，还是谨慎一点的好！”

易绍萌想想也有道理，随后又问道：“沈先生看那姓张的怎么样？”

沈有乔道：

“口音是硬憋出来的，脸上是用的易容药，胡子也是粘上去的，身材是故意弯矮了，再加腕间的创痕，可能是他。不过我没见过飞贼，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

易绍萌道：

“如果把这些伪装的部分去掉，正是飞贼的样子，何况他自己也隐约承认了！”

沈有乔道：“那就没有问题了，可是你必须小心，他改用双钩，恐怕不易对付！”

易绍萌道：“有什么可担心的？”

沈有乔凝重地道：

“钩在兵器中是最凶险的一种，它可刺可砍，具有刀剑的功能，还能锁拿兵器。从他举重的臂力看来，小姐似乎不是对手！”

易绍萌一笑道：

“那没关系，反正我也准备输给他，听他的口气似乎愿意跟我们另外解决，人家既然如此大方，我们也该漂亮一点，叫他在马容面前好有个交待！”

沈有乔沉吟片刻才道：

“那也好，不过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等一下小姐再提议兵器与拳掌同时施展，作为两项比试，叫他赢了，立刻宣布比武结束，我就通知大家把守住四方，叫来宾与其他无关人等一齐离开，小姐就盯住他，不放他脱身！”

易绍萌道：“难道你还怕他跑了？”

沈有乔道：

“这可很难说，如果他表明自己是飞贼后，罪名一定不

轻，也许他临时一转心意，借个理由又溜走，比武是两胜两败，你两场都弃权，算起来还是他们胜，因此我们必须出其不意……”

易绍萌点点头道：“好吧！就照你的计划办！”

沈有乔又道：

“他要出来了，为了防止他反对你的意见，我得先下去关照别人一声，预作防备，比武的时候，我恐怕来不及照料，你自己小心，一定要看牢他，叫他同时接受两场比赛并合举行！”

张庆贵慢慢地走过来，持两柄护手钩。易绍萌看他的双钩，心中微微吃惊，她发现这对钢钩除了分量特别沉重外，还有一点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他的钩尖与普通武器不同，一般的钩尖都是磨成尖刃，他的钩尖却是两枝分叉的小钢柱，柱头浑圆。

怔然片刻后，她才启齿道：“张先生的钩式似乎与寻常不同？”

张庆贵点点头道：“是的！这是我为了配合自己所长而特别铸制的！”

易绍萌问道：“钩尖上的小叉是作什么用的呢？”

张庆贵笑道：

“钩为兵中之魔，除了杀伤之外，最大的作用乃在能锁拿对方的兵器，尤其是使用刀剑的对手最吃亏，因为求锋利之故，刃身较为脆薄，被锁住后一拗就折断了！可是刀剑也占了一点便宜，因为轻薄之故，被锁上后也容易滑脱，所以我为了尽其长而补其短，特别将钩尖改成叉状，当刀剑陷入叉口后就滑不开了，我再用钩身去拗折对方的兵器，万无一

失！”

易绍萌笑道：“不过要把对方的刃锋陷进叉口中，恐怕不太容易！”

张庆贵道：

“是的！这就是各人运用手法之妙了，我在使用这对钢钩时，一定把它的性能告诉对方，使人家知所厉害而生警惕之心，交手时就会特别小心，避免为钩尖所困陷，结果就陷入它第二种作用之中！”

易绍萌忙问道：“它还有第二种作用？”

张庆贵笑道：

“是的！本来我不肯说的，但是现在这第二种功用无法施展，我说了也无妨，它们分叉的距离刚好是两个指头宽，还兼作点穴之用。”

易绍萌道：“钩尖是朝内弯的，点穴方便吗？”

张庆贵大笑道：

“方便，绝对方便！因为我双手使钩，人家不会防备到那一方面去，更因为它们是内弯的，必须超过对方的身体时才能使用，所以人家更不担心，可是动手的时候，我把双钩越过对方，他们多半去注意钩身上的刃锋，忽略了钩尖的特殊装置，我带回钩身时，在不知不觉间就点中了对方的穴道！”

易绍萌骇然道：“张先生这种巧妙心思的确出人意外！”

张庆贵道：

“可惜它们现在没有用，这一阵比的是武器，如果我使用点穴法就与规定不符了！”

易绍萌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连忙道：

“张先生在钩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必然有精心的妙招，不能发挥就太可惜了！”

张庆贵道：“好在这是比武，只讲胜负，不会危及生命，我吃点亏也没关系！”

易绍萌道：

“比武旨在切磋技艺，为了能向张先生多领教一点，我们不妨将两项合在一起举行，兵器兼及拳掌，张先生就可以大展所长了！”

张庆贵笑道：

“这对张某自然是太方便了，对小姐却未免吃亏太大，小姐双刀在手，哪有余暇再施拳掌，还是分开来举行的好？”

易绍萌为了实施速战速决的计划，连忙道：

“那不要紧，我师父是八法拳王，拳式讲究无影无形，必要时自然会有方法腾出空手来施展，因为这种战法有欠光明，家师传授时仅准作自卫保命所用，平时极难有机会施展，难得张先生也在这方面下过功夫，高手当前，不讨教一下太遗憾了！”

张庆贵沉吟片刻道：

“小姐如此一说，张某如果再拒绝，倒是显得太寒酸了，恭敬不如从命！”

易绍萌见沈有乔已经调度妥当，把易绍根留在原处，一面把守，一面护卫格格，方恒绕到对面，守住他的退路，沈有乔自己守住来宾席，马文才带着孟文昌跑到仲裁席下面，罗网设就，专等捕捉这头狡狐，乃从容一笑道：“我们这就

开始吧！”

张庆贵游目四顾问道：“怎么都离席了？”

易绍萌装作不知道及问：“谁离了席？”

张庆贵用钩一指道：“这几位！”

沈有乔在远处道：

“台端钩中带点穴的战法很新奇，我们唯恐看不清楚，所以分散到四面，以便领略高招！大家都是学武的朋友，实在舍不得遗漏这一场精彩的表演！”

张庆贵一笑道：

“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其奈何！兄台似乎太心急了一点！”

沈有乔见他识破自己的计划，仍是毫不在乎地道：

“与人方便，于己方便，大家做得漂亮一点最好，阁下如果存心解决问题，就不如快把场面应付下来……”

张庆贵笑道：

“沈兄既然有此诚意，兄弟也不想多说了，不过大家方便的话，是沈兄说的，希望不要再反悔！”

沈有乔也笑道：

“不会的，义气换义气，心机搏心机。我们既是两方面都准备着，听任兄台自取！”

张庆贵一扬双钩道：“请小姐赐招！”

易绍萌不再客气，摆出双刀，就攻了上去，张庆贵挥钩迎架，两个人就战了起来。刀钩交触，十分热闹，可是易绍萌却十分奇怪，张庆贵的钩法很猛，劲力也很强，招式却十分简单，没有什么新奇的变化。

假如他技仅如此，自己双刀能很容易胜过他，可是那

天晚上飞贼在使剑时，招式凌厉辛辣，比现在高明多了，这里面莫非有什么阴谋吗？

因此她一面打，一面说道：

“即使是演戏，也得像个样子，张先生何必吝于赐教呢？”

张庆贵一笑道：

“大家都心里明白，何必又做得过火，能交代得过去就行了！”

易绍萌仍是不明他的意思，又斗了几合，张庆贵钩法中漏洞百出，自己只要一使花招，砍下他脑袋也很容易，实在弄不清这家伙在捣什么鬼，沈有乔已在远处叫道：

“易小姐，张先生钩法精练，你不用巧招是胜不过他的，可千万不能再客气了！”

易绍萌先是一怔，暗道这家伙的钩法高明个屁，继而一想，才明白沈有乔的意思，更明白张庆贵的用意，原来这家伙又不安好心。

他起先口中说得好听，实际上全无诚意，一定是马容明白他的底细，硬逼他出来作个交代。

当然马容也很够意思，事前给他找了两个高手，尽量避免要他出场，事出意外，何四木、孙纯福先后败北，他不得不出来，也够意思！

可能他是打算胜过三场后，抽身一溜，使这场比武不了了之，现在四面都有了人把守，他眼看溜不掉了，只有刻意求败，硬压着马容的问题无法解决，一方面可以怪自己这边不够义气，一方面也可以继续利用马容以保护他的安全，因为马容一定不肯让他战败而被擒，招出他们之间的勾结，很

可能会动用侍卫营的力量火拚一场，给他一个逃走的机会！

唯一的办法只有让他得胜，让马容可以在亲王面前有个交代，再由易绍根出面，撇开他与马容之间的关系，使马容不致莽动，然后再捆住他，硬逼他落案！

想定了主意，她故意找个破绽，一刀砍进去，张庆贵挥钩急架，把她的刀磕飞了，她连忙顺势用空手虚晃一拳，好像是要使用八法拳的招式，张庆贵果然又挥钩斜砍，要逼开她的空拳，以她的身手而言，这一拳必可中的，可是她存心落败，让张庆贵的钩柄敲在拳上，痛得她差一点掉下眼泪，可是她的目的已达，闪身退后道：

“张先生果然高明，我认输了！”

马容也出来了，站在方恒的旁边道：

“七个项目中，张兄已胜了四项，怎么样也是赢定了！”

格格道：“马容！你请来的朋友是不错，易姊姊认输了，你去向爹复命吧！”

马容顿了一顿道：“张兄是否愿意与兄弟一起去见王爷领赏！”

格格道：

“不必，我们还想请张先生多谈一下，你去向爹领赏吧，连我们输的赌注也一起领去！”

马容笑笑道：

“那怎么敢当，卑职不过是说着玩玩的，赌注绝不敢取，只是张兄……”

方恒在旁道：“我们与他另有关节，比武的事就算告一

终结，此地没有马侍卫的事了！”

马容顿了一顿道：

“再晚与张兄陌不相识，此次承他鼎力相助，使再晚能重复旧职……”

张庆贵知道他的意思，笑笑道：

“马兄请放心吧，兄弟也是受人之托为马兄效劳，总算幸不辱命，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到此为止！”

马容连忙问易绍根道：“易大人的意思呢？”

易绍根只想解决飞贼的问题，并不愿牵涉太多，闻言忙道：

“比武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此后任何事都与马侍卫无关，马侍卫尽管前去复命吧！”

马容拱手道：“既是如此，兄弟就走了！”

格格道：“你走吧，叫其余的人也走，帐篷回头再派人来收拾！”

马容恭身答应后，果然叫人一起离开，连宴席上也都一一告退了，只有四个小间帐门口弯帘后未曾有动作。

沈有乔记得一间是属于贺贞兰的，另外的三间后面不知道是哪路人物，但既然留下不走，一定是有所目的，只苦于单人匹马，事机迫促，不便上前干涉，只好在暗中留意着。

场中差不多的人全退走了，立刻显得冷冷清清的，张庆贵仍然站立中心，易绍荫在他对面不远处站立监视着，易绍根见四面虽然有人拦守，但是要顾及那么大的空间，仍是嫌人手不足，便干脆走过去。

来到张庆贵前面不远处，他双手一拱道：

“朋友，现在我们可以把事情公开谈一谈了！”

张庆贵坦然笑道：“易大人有何指教？”

易绍根道：“首先要请教朋友真姓大名！”

张庆贵微愠道：“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更名，那还能假得了！”

易绍根笑道：

“是真姓名便好，兄弟无非是谨慎而已，第二点要请教的是朋友在京师犯下那么多的重案，而且还牵上一条人命，究竟是为了什么？”

张庆贵道：“易大人是在问口供吗？”

易绍根道：“这倒不敢当，不过朋友的案情重大，牵连的人事太广，如果公开审讯，恐怕有所不便，不如现在交代清楚，对大家都好一点！”

张庆贵冷笑一声道：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国法人情都不容许有所私偏，易大人的话倒使兄弟有点不懂了！”

易绍根一怔道：“兄弟是为朋友好！”

张庆贵冷笑道：“怎么好法？”

易绍根道：

“朋友现在把话说明了，兄弟可以斟酌情形据报，免除许多麻烦。如果到了大庭上，即使朋友说的是真话，有时为了许多顾忌，势必难以取信，三木之下，徒然使皮肉受苦而已！”

张庆贵哈哈一笑道：

“易大人这话就怪了，王法应该公平，堂堂司法大堂，竟成了开玩笑的所在了！”

易绍根本拙于言词，被他这一顶，倒是说不出话来了，

沈有乔连忙道：

“朋友这就不漂亮了，易大人因为念朋友是个江湖好汉，才破例想按一般江湖交情解决此事，朋友是聪明人，应该知道自己身上背着多大的案子……”

张庆贵抢着道：

“张某对于自己做过的事绝不会否认，不过一定要求是公平的审判，如果现在说出来，由你们糊里糊涂地造成口供，可没有这么容易！”

易绍根未免有点生气地道：“朋友是一定要在公庭上才肯说话了！”

张庆贵道：“不错，到了那个地方，张某有一句说一句，现在可懒得开口！”

易绍根怒道：

“好，易某给你留足了交情，有许多事情牵出来对易某毫无妨碍，完全是为了你的方便！”

张庆贵一笑道：

“如果我罪当该死，连命都保不住了，还有什么不方便的，如果罪不致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易绍根一时没了主意，易绍萌悄悄移到他身边道：

“这贼子太狡猾了，他分明是存心要赖！”

易绍根也低声道：

“我知道，他把持着贺贞兰的秘密，使我们投鼠忌器，如果我们一定要缉他归案，由贺贞兰身上牵到贺大人，那还得了……”

易绍萌怒道：“管他呢，你公事公办好了！”

易绍根叹道：

“我不能，你知道我任职公门是为了报恩贺大人，这一来不是恩将仇报了吗？”

易绍萌忍不住气道：“那该怎么办？”

易绍根想想道：

“目前只好先把 he 抓起来，秘密拘禁，等我与师叔和沈兄弟商量一下，再作区处！”

易绍萌默然退开，易绍根这才道：

“朋友既是如此决定，兄弟也没有办法，请朋友放下武器，跟兄弟走！”

张庆贵笑笑道：

“易大人这就不漂亮了，既然要按江湖规矩，就该给我一个方便的机会！”

易绍根道：“你还要什么方便？”

张庆贵道：“让我拚命闯一下，闯得过最好，闯不过认命……”

易绍根道：“你还想逃走？”

张庆贵一笑道：“自然要逃走，否则我何必留下来！”

张庆贵又笑道：

“我受人所托，不能不来，来了就得把事情作个交待，这一点你们很够意思，总算把比武的事圆满结束了！”

易绍根道：

“我们是希望你够意思，才对你如此客气，否则，我们一开始就出手对付你了！”

张庆贵摇头道：

“那恐怕不简单吧！如果你们抓不住我，对上面更无法